

藝
林
叢
錄

第
七
編

藝林叢錄

第 一 卷

藝 林 叢 錄

第 七 編

出版者 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

香港皇后大道中三五號

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香港印刷廠

香港英皇道芬尼街二號 D

• 版權所有 •

1961年9月版 1975年4月重印

藝林叢錄第七編目錄

雜論蕭統的文選·····	章木·····	一
柳宗元在柳州·····	呂集義·····	五
柳宗元集與陳景雲的柳集點勘記·····	石士·····	一一
夜讀偶記——曹學佺「兔羽樓記」·····	外山·····	一六
縮齋文集跋·····	剛主·····	二一
姚鼐及吳汝綸日記·····	陳左高·····	二四
望堯行館日記手稿跋·····	寬予·····	二九
期不負齋日記手稿·····	陳左高·····	三六
戴子高年歲及遺文·····	陳垣·····	三九
適園叢稿跋·····	剛主·····	四三
談筆記文學·····	高陽·····	四六
詩文集的校勘·····	蛻園·····	四九

文史隨筆兩則·····	宋雲彬·····	五三
漢字的偏旁·····	雙寶·····	五七
陳壽的史才·····	白壽彝·····	五九
通鑑怎樣寫戰爭·····	白壽彝·····	六五
資治通鑑的作者·····	柴德廣·····	六九
通鑑的編纂方法·····	柴德廣·····	七四
談「通鑑紀事本末」·····	柴德廣·····	八二
「清史稿·目錄」與「引得」·····	于今·····	八七
「清史稿·順治朝疆臣年表」與庫藏草本·····	于今·····	九二
「清史稿·聖祖本紀」考異·····	于今·····	九六
讀清史稿藝術傳·····	均直·····	一〇四
曾國藩列傳考異——讀「清史稿」隨筆·····	于今·····	一〇六
清代的題奏諭旨檔案·····	殷鍾麒·····	一一一
清儒學案纂輯記略·····	過溪·····	一一五
荜古堂二十四史·····	陳潔·····	一一九

名人生卒年研究問題……………	契如……………	一二〇
讀「柯九思史料」……………	杆庵……………	一二五
讀「博羅新志」稿……………	黃良……………	一三〇
讀陶偶記……………	張宗祥……………	一三三
陶詩「上京」辨……………	宋雲彬……………	一三九
陶淵明參桓玄軍幕考……………	宋雲彬……………	一四二
韓愈與元白的關係……………	蛻園……………	一四六
朱紱・紫綬・紫衣——談白居易詩的幾個誤注……………	朱金城……………	一四九
白居易長安住宅坊里小考……………	朱金城……………	一五二
劉禹錫與連州……………	沈玉清……………	一五七
李商隱與劉禹錫的關係……………	倚清……………	一六四
論李商隱的愛情詩……………	吳調公……………	一六八
西崑發隱……………	吳則虞……………	一八五
海外東坡……………	未歸人……………	一八九
論王安石的明妃曲……………	田楚僑……………	一九三

元好問與「中州集」	黃清士	一九八
影園遺事	沈意之	二〇五
關於花之寺僧——跋「白下集」稿本	施惟芹	二一一
石雲山人自書詩稿	勢熾	二一八
趙香宋的未刊詩	王石士	二二〇
陳槐庭	章士釗	二二三
碧樓詩詞	陳聲聰	二二七
詠金石碑版的詩	无瘦	二三一
從「詩貴翻案」談起	申君	二三七
宋詞四聲	夏承燾	二四〇
關於詞的暗韵及平仄	龍有容	二四四
孫光憲詞的藝術特色	詹安泰	二四六
小畜集中關於柳永家世的記載	唐圭璋	二五二
李清照的「詞論」	洪昭	二五五
李清照改嫁問題	葉樂	二六〇

宋亡後張炎的出處問題·····	黃清士·····	二六三
顧梁汾成容若曾否同登貫華閣·····	楊彥和·····	二六八
貫華閣與貫華閣圖·····	蕭遠·····	二七一
覓句堂與廣西詞派·····	黃照燾·····	二七四
王半塘與康南海·····	俠甫·····	二七六
牡丹亭·····	徐灋秋·····	二七九
小說駢枝·····	段熙仲·····	二八二
宋刻書漫談·····	冀叔英·····	二八七
明鈔本「文苑英華」·····	洪東流·····	二九一
古書作偽種種·····	一知·····	二九六
關於天一閣種種——跋「天一閣被盜書目」·····	潘潔·····	三〇二
記顧炎武祠會祭題名第一卷子·····	君質·····	三〇八
王漁洋·趙秋谷·袁子才·黎二樵·····	謝永康·····	三一二
嚴繩孫手札·····	柴德廣·····	三一五
包安吳論文手札·····	吳則虞·····	二一九

馬新貽手札	章士釗	三二二
王闓運致王懿榮書札	慧遠	三二八
「僮讀若壯解」發疑	許久	三三一
「僮讀若壯解」讀後	芳芷	三三五
小小詩識	章士釗	三四〇
彩鳳隨鴉	章士釗	三四六
芻狗	顧頡剛	三五二
記夏別士	吳則虞	三五五
再記夏別士	吳則虞	三五九
談談紫雪軒	一粟	三六一
雪芹小像辨	周汝昌	三六四
粵東掌故錄	洗玉清	三六九

藝林叢錄第七編

雜論蕭統的文選

章 本

我國詩文總集究竟始於何時，是很難說的。嚴格說來，詩三百篇、尚書、國語、國策以及楚辭，作者既非一人，就等於總集。但是多年以來傳統習慣上却把這些分屬於經、史及集部，自成一類。於是純粹的總集就只限於在這些以外搜集的篇章了。這樣的另立門戶，不得不認蕭統的文選爲有開創之功。在蕭統以前不久，劉勰作文心雕龍，對於文學的領域還是看成很廣泛而籠統的，特別要把經書拉上裝門面，蕭統一方面承認三百篇及楚辭的文學性，只是由於其特殊地位，不能加以剪裁去取，另一方面却把其他性質的著作剔出文學以外。這樣明確分清文學作品與非文學作品，並且把採錄的範圍也定得相當清楚，當然是在舊基礎上提高的一步。

看他的自序，這部總集是經過苦心編次的。在上述界限之內，要把從周到梁一千多年的優秀作品容納在不多不少的三十卷中，的確是不容易的事。同時他還要照顧到各種體裁，各種流派，各種內容，既不脫離他的時代風氣，也不完全爲時代風氣所限。他提出：「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的選擇標準，也是耐人尋味的一句名言。

當他的時代，已經接近六朝的末期，經過顏、謝、任、沈諸人逐步把詩文導入追求詞藻聲律的路上以後，而他的胞弟蕭綱又正在開始提倡所謂輕艷的文風（見梁書簡文帝紀），這部總集無疑應該是典型的駢體文總集，尤其是出於宮廷中文學侍從的集體工作，蕭統以太子的地位總其成，必不可免地以頌揚統治者爲其主導思想。駢體文在齊梁之際雖已發展到了高峯，同時也就漸趨於沒落，再加上脫不掉的封建氣息，似乎這樣的書本身不會有多大可取的地方。

但是事實不是這樣單純。文選之所以不可磨滅，主要在其選擇內容之精當充實，而且不偏於任何一面。首先就賦來看，例如班、張兩氏的兩都二京以及王延壽的魯靈光殿賦等，供給我們以有關古代都邑計劃建築規模的資料。左思的三都賦及木、郭兩氏的海賦江賦，等於三部自然、人文及經濟地理的書。潘岳西征賦及孫綽游天台山賦等於韻文的游記。幾篇關於音樂舞蹈的賦，就是古代樂舞藝術的寫實，陸機的文賦是極精湛的文學批評和欣賞指導。其

他不少的賦，抒寫對自然界及人事上的感情思想，各有獨特的造詣，很少是重複雷同的。這就已經表現了辭賦一類的發展過程，從源出楚辭純爲抒情的階段漸趨於實用一途，又從龐大繁重的長篇演變成輕快玲瓏的小賦，這就擴大了賦的範圍，豐富了賦的題材，因而增加了讀者的興趣，不再專門是獻給統治者閱讀的了（不問動機是爲了諷諫還是爲了頌揚）。假使我們繙開漢以後各家的文集來看，很難遇到幾篇可傳的賦不在文選所收以內的，即使是零章斷句，也幾乎沒有遺珠可採。這可以說明文選中的賦就等於賦的全部結集，所不能包括的只有在梁代以後產生的庾信哀江南賦一篇是傑出不朽的，也是獨創一格的，其他都在可有可無之列了。

賦的一體是文選中的重點，居於首要地位，因爲駢體文的許多體裁就是賦的衍化物，例如箴銘頌贊、哀誄、連珠之類都是。其他還有實際用賦的形式而不居其名的（如弔屈原文），也有本非賦的性質而用賦的形式的（如北山移文），非但盛行駢體文的時代對於賦不能不特別重視，就在唐宋以後古文運動展開得勢的時代，也不能完全脫離其影響。這並不一定是由於統治者的需要，原因只是賦的鋪陳排比能給讀者以強烈的印象及和諧的音調，清微淡遠的散文有時是會使人感覺乾枯的。古文運動健將韓愈的進學解就是賦體，至於與他同時同志的柳宗元，所受的駢文影響更深。更可注意的是：清代桐城派古文作家姚鼐所編的古文

辭類纂本來與文選的方向恰恰相反，專以古文義法相標榜，可是其中偏偏也收了幾篇辭賦，並且特別收了六朝末期鮑昭的蕪城賦，給以「驅邁蒼涼，驚心動魄」的好評。這說明姚氏承認辭賦之美也貫徹在散文之中，駢與散是不能各別孤立看待的。

反過來看，蕭統的編文選也有同樣的精神，他雖然標出「事歸翰藻」的宗旨，但並不完全排斥散文。賈誼的過秦論，諸葛亮的出師表，司馬遷的報任安書等篇，都是專選古文的選本所必不可少的，却早已被文選收進了。陶潛的歸去來辭，文風已在晉宋之間，體裁也屬於辭賦，後來變成人人傳誦之作，恐怕也還是文選首先介紹，才被古文的選家重視的。

不過文選的眼界更廣闊，它還很細心地選了毛詩大序、孔安國尚書序、杜預春秋集解序三篇，作為學術論文的代表。又選了干寶的晉紀總論，作為歷史論文的代表。更有趣的是選任昉的奏彈劉整文，作為法律文件的代表（雖然其中口語化的公牘文字被刪節了，但後人依然補載，作為全文的一部份）。這難道可以說限於駢體文嗎？

究竟是古文不能不受駢體的影響，還是駢體不能不受古文的影响，這是不需要斤斤置辯的。根據上面所舉事實，似乎可以肯定：文選不單純是駢體文的總集，也是漢以後唐以前唯一流傳最廣泛的文學選本。

柳宗元在柳州

呂集義

唐元和十年（公元八一五年）正月，柳宗元度過了他永州十年的放逐生涯，意外地接到朝廷召還的詔書。他懷着既高興而又惶惑的心情離開了永州，向長安（今西安）進發。他當即寫了「朗州竇常員外寄劉二十八詩見促行騎走筆酬贈」五言律詩一首：「投荒垂一紀，新詔下荆扉。疑比莊周夢，情同蘇武歸。賜環留逸響，五馬助征騑，不羨衡陽雁，春來前後飛。」

可是，柳宗元的政敵們並不從此放鬆對他的迫害，到長安不久，又把他貶到比永州更遠的柳州去當刺史，恰巧這時劉禹錫也被貶連州，於是這兩位患難知己攜手同行，踰千山涉萬水，一直走到衡陽才分別。

柳宗元是元和十年六月到柳州的。柳州，那時還是一個比較荒僻的所在，是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人情風土、生活習慣都與中原不同，這很自然地增添了他去國懷鄉的哀怨。他一到柳州就寫了一首「登柳州城樓詩」：「城上高樓接太荒，海天愁思正茫茫。驚風亂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牆。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迴腸。共來百越文身地，猶自音書滯一

方。」「傷喟萬端，讀之令人惻然有感。他的「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一詩更是淒楚欲絕，詩曰：「海畔尖山似劍鉞，秋來處處割愁腸。若爲化得身千億，散作峯頭望故鄉。」

不過，精神上的摧殘，生活上的折磨，並沒有使柳宗元喪失爲人民做點好事的心願，他意識到刺史是一個有實權的地方官，他有責任把柳州這個地方治理好。因此，他收拾起破碎的心情，振奮起精神，積極地着手於興革的措施。

柳宗元在柳州四年的刺史任內，他爲柳州人民做了一些什麼事呢？韓愈「羅池廟碑記」及其他著錄都說：柳宗元很愛柳州的老百姓，以禮法教導他們，三年之間，老百姓皆能各自愛重奮發。因此，刺史要老百姓做的事，老百姓就照着去做，在規定的時間內一定把它完成。這樣一來，人民的事務有人管理了，也沒有人欠公家的租賦了，過去逃亡到外面的人紛紛歸來，從事發展生產、改善生活的工作，許多新的房屋建築起來了，許多新的船隻也加以修造，許多池塘、園圃都得到整理，家家戶戶飼養着不少又肥又大的豬牛羊雞鴨。同時，他又把城郭和街道修得端端正正，兩旁還種上有名的樹木。爲了解決柳州人民的吃水問題，還在市內開鑿了許多的井，解除了他們到江裏挑水陟降的辛苦。以上設施都使柳州人民得到很大的好處，所以他們都很愛戴他，給他以熱情的支持。

在柳宗元許多美政中，有兩件事值得大書特書：一件是廢除奴婢制度。唐代，窮人如果

交不清負欠官僚、貴族和地主的地租或債務時，就得忍痛把自己的子女作爲抵押品給他們服勞役，到期無力贖回，便被沒爲終身奴婢，一輩子做牛馬。柳宗元到任不久，即明令廢除這個制度，並且規定一項辦法：凡是已經被沒爲奴婢的人，仍得贖回，其特別窮沒有能力取贖的，得按奴婢在債主家做活的時間來計算工資，如果應得工資和所欠債務數目相當時，奴婢便可以回到自己的家裏去。這個辦法，觀察使把它推行到柳州附近幾個州，只一年，就有一千左右的奴婢恢復了自由。另一件是興辦文化教育。當時的柳州，文化是很落後的，柳宗元曾說過「衡湘以南，少人而多石」的話，他深刻地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因此，在他任內，一方面大修孔子廟，興辦學校，使青年子弟有受教育的機會，另一方面凡是來請教他的，無不悉心教導，韓愈「柳子厚墓志銘」說：「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這一件事對於柳州乃至廣西其他地區的文化的發展作出了有益的貢獻。

柳宗元從政之暇，仍不忘情於游覽山水，他作的「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寫得十分生動，爲柳州山水增添了不少光彩。此外，他還在柳州大種柳樹和柑樹，都有詩以記其事。柳宗元居柳州時間長了，對當地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有了比較深刻的了解，他那首「柳州峒氓」詩「青箬裹鹽歸峒客，綠荷包飯趁虛（墟）人，鵝毛禦臘縫山罽，鷄骨占年拜水神」的句

子，如實地反映了當地少數民族人民的生活；「嶺南江行」的「山腹雨晴添象跡，潭心日暖長蛟涎，射工巧伺游人影，鸕母偏驚旅客船。」及「答劉連州」的「崩雲下灘水，劈箭上潯江，負弩啼寒穴，鳴榔驚夜獵」等句子，又把嶺南和柳州風土作了一些真實的描繪。

政治的成就，人民的愛戴，山水的娛悅，依然驅除不了柳宗元被放逐的哀愁，他老是擔心客死異鄉，老是想望獲赦北歸，並且想方設法來達到這個目的。元和十三年，在他死前一年，還寫了一封信給當時居相位的李夷簡哀求地說：「惟念墜者之至窮，錫烏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情詞迫切，聲淚俱下！但經過四年勤勞憂傷的生活，這位卓越的政治家、文學家，在元和十四年（公元八一九年）十一月八日，終於病死柳州，只活到四十七歲。

柳宗元的死，贏得柳州人民莫大的哀悼和懷念。他的遺體雖然運回了故鄉（山西省永濟縣），但柳州却營造了一座衣冠塚來紀念他。大家又在羅池這塊地方起了一座廟叫「羅池廟」（又叫「柳侯祠」）來奉祀他。羅池廟落成，韓愈作了一篇「羅池廟碑記」。碑記後面有一首長歌，據說是為祭祀時用的，蘇軾「大書遺柳民刻石使歌以祀侯」。因為這首詩頭一句是「荔子丹兮蕉黃」，所以有叫做「黃蕉丹荔碑」。這個碑現在仍完整地嵌在柳侯祠壁上。蘇書龍翔鳳翥，與韓文相輝映，為柳宗元在柳州的業績增色不少。